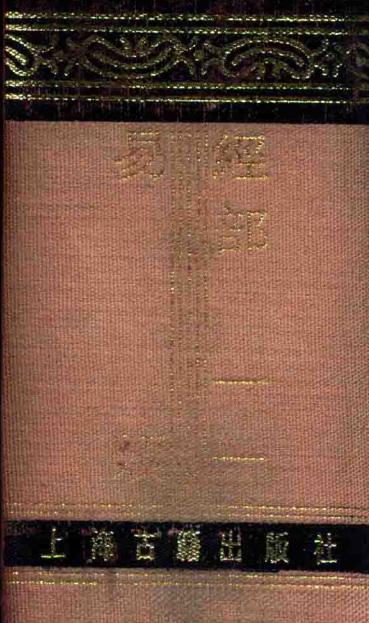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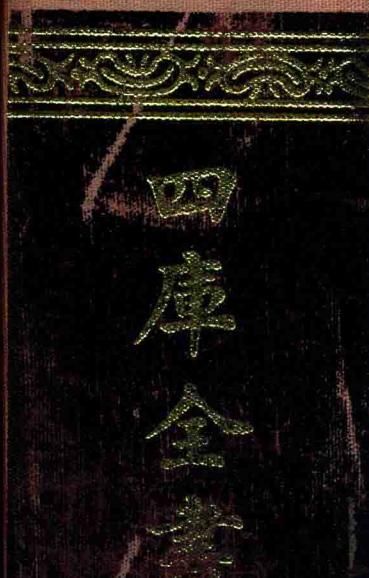


17



第一七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易 童 周 西 丙 子 溪 易 裕 總 易 學 易 通 編 說 義 傳

宋王宗傳撰	一
宋易 祀撰	三七九
宋李 過撰	六二一
宋李心傳撰	七七五
宋趙以夫撰	七九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童溪易傳

易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

17-1

臣等謹案童溪易傳三十卷宋王宗傳撰宗

傳字景孟寧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韶州教

授董真卿以為臨安人朱熹尊經義考謂是

書前有寧德林焞序稱與宗傳生同方學同

學同及辛丑第則云臨安人者誤矣宗傳之

詳校官侍郎臣劉雖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曉菴覆勘

說大概龍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至譬於誤注本草之殺人焞

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

語不免涉於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旨相

同蓋弼易祖尚元虛以開發義理漢學至是

而始雙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

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宗

傳及簡祖其元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賜錄監生臣連彭年

幻窟考沈作詰作寓簡第一卷多談易理大

抵以佛氏為宗作詰為紹興五年進士其作寓簡在淳熙元年正與宗傳同時然則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特作詰無成書宗傳及簡則各有成編顯闡別經耳春秋之書事檀弓之說禮必謹其變之所始錄存是編俾學者知明萬曆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別於此二人亦說周禮者存俞庭椿邱葵意也乾隆

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不可以易言也蓋自漢魏以來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過也夫人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議爭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德驕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爲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吹聲覬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

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無易之過此豈童心淺智者之所能爲也故聖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爾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易如此也而客有註易與本草孰先之問爲陶隱居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斯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之輕議是經者始紛紛矣夫豈知本草誤誤

易傳原序

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存性亡為鬼蜮  
為禽獸將無所不至其禍不亦慘於殺人矣乎隱居  
之言曰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不知註易誤人  
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若之何而可以無易  
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聞之網一舉而  
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也孰從而然歟  
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  
其長短小大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言易者孰不曰  
欽定四庫全書

序  
童溪易傳

然之說也而可乎夫苟捨是而役役於不可勝計之地  
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然則捨數與象不可以為易而  
其過也乃數與象也則金石草木所以為本草也而其  
殺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誤誤人命而不  
知易誤誤人心吁亦異哉余不敏一經之教奉以周旋  
有日矣然學愈久而心愈雜故雖疲神別思於此非不  
勤且至也而未嘗敢下輕議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  
之年亦行甫及矣進無用於時退無補於身不於此時  
也而有所勉焉豈其志歟若夫所謂大過亦不敢自謂  
果可無也願就有道而正焉王宗傳謹述

欽定四庫全書

序  
童溪易傳

捨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捨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  
夫子亦必曰是數與象易所不廢也然所以為是數  
與象者或不知其說焉則自一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  
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  
子亦未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  
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  
於易也徒知立乎其顛而已矣立其顛則凡紛紛乎  
吾下者莫吾處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務其所以

滅其咎而飢之曰爾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

論易不倦而於二繫爲詳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既第之

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十卷之

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歟公姓王諱宗傳

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駒

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日新將以童溪易傳膏肓天下

後世叔大夫父當序是以序儒林郎知衢州開化縣主

管勸農公事林焯炳叔序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

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  
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  
軌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  
轉於吉凶之城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无  
危不平无易不傾之說而曰此物理之固然者而  
莫之廢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无咎矣然則易  
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宋 王宗傳 撰

易無體又曰其爲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

使傾其道甚大有物不廢體以終始其要无咎此

又謂易之道也蓋嘗即是數語而兼味之夫天下

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无所間斷在天地則

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

程河南曰乾坤古无二字作易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竊原易之始作也則亦本諸一奇一耦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有屈必有伸有消必有長蓋亦未有无對待而能不窮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得其說據依之以爲易故一奇一耦立而陰陽興陰陽興而動靜剛柔屈伸消長之理在是矣然一奇未足以爲天下之至健而必三焉

斯明陽德之成也肅殺以終之摶斂而已此利也至貞以正其性命則摶斯息斂斯藏陰德之成也元而亨出之序也亨而利利而貞入之序也出而入入而出循環不窮迭爲四序此乾所以爲天下之至健也朱子發曰乾具此四德故爲諸卦之首程明道曰一德不具不足謂之乾欲知聖人一言足以盡夫乾曰

一耦未足以爲天下之至順而亦三焉而後乾坤之材備乾坤之材備則凡出乎其中者自此而不窮矣

是故乾坤相索而六子以生八卦相重而萬物之變已盡易始乾坤父母萬物之義也夫乾坤健順之理散在萬物亦不特爲天地而已也而語天下之物所謂至健至順者則天地是也天惟至健故其行不息地惟至順故其德配天此聖人之於乾坤必推本天地而言焉元亨利貞至健之目也夫萬物以陽熙以

初九潛龍勿用

八卦始作三材之道具於三畫兼三材而兩之又六畫而成卦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乾所以有在天在田在人之別五稱在天則知上爲天之表故曰貴而無位三稱君子則知四爲人之表故曰中不在人田地之表也而二稱之則知初之潛又爲地之下矣自

初至上奇耦相間其位也所謂分陰分陽是矣九與

六或剛或柔其爻也所謂迭用剛柔是矣九與六何

以明爻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

有四夫乾爻六一爻之策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

乾用九坤爻六一爻之策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

坤用六此大衍之法所以定陰陽之數也然則乾用

九坤用六是亦不得不用九用六也而諸儒紛紛之

說皆過也九陽之純初位之下也純陽天德也在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位不可以有爲也初九之在乾也德非不足也位不

足也故有潛龍之象程河南曰理无形也必假象以

明義龍之爲物其奮也其蟄也隨乎時而已矣又天

類也其神不測而其功足以利澤萬物故以象乾道

之變化陽氣之消長其在人則聖人之進退也時乎

潛也則當蓄用以待用夫苟強聒以求用非知時者

也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爲君之正位二陰位也

而居下卦之中故爲臣之正位聖人之於天道乾之

六爻皆聖人也而二以天德居之聖人之爲人臣者

也田地之表也耕稼之區也斯人所資以生殖也施

澤不至則斯人失所資矣見龍在田則陽氣播於地

上以長育萬物聖人見於有道之世以施澤萬民也

二與五俱稱大人者以同德處相應之地程河南曰

臣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是也乃若他文則德非不同也位不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九三處

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間乎二乾之間

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之道也故曰君子終日乾乾

然其所以乾乾者何事也惕然以危厲自警云爾故

又曰夕惕若夕亦終日也凡人之情未有不謹於朝

而弛於夕君子不以隱顯二其心其視屋漏暗室无以異於十目十手之嚴也況日之夕而輒改其度乎夫惟居常以危屬自警則雖處危地而无危矣故曰无咎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過也唯乾乾以自警則其過可无也

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九三有馬三下卦之終也

故乾之三則曰終日坤之三則曰有終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漢易傳

六

躍陽之性也淵陰之所也九四以陽居陰陽動而陰靜動靜之无常也故稱或或者疑辭也九四何疑乎亦曰重剛而不中云爾夫三以重剛不中而惕乃能无咎則四以重剛而不中而或亦獲免咎固其所也然雖躍而不脫於淵則吾之位分固未嘗或離也此文言謂其非爲邪非離羣而爻謂其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聖人之得志莫盛於斯也故曰

飛龍在天夫龍之潛於初見於二雖屈伸之不同然皆非其所也必也在乎天而後稱焉蘇東坡曰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則九五聖人之位可知矣當是時也臣之於君君之於臣民之於上各相利見此二五所以獨稱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諸卦皆然況純剛之乾乎

三與四重剛而不中故惕與或乃能无咎上九六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漢易傳

七

已極一陰將生又非特不中而已也故曰亢龍有悔亢極也有過則有悔事而至於有悔則无及矣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不至於有悔焉此前儒所以引堯老舜攝之事而證之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亢極之悔而上九云爾者以明危者使平易者使順之理而示萬世帝王之戒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天之德剛健是也夫剛健之德用得其當

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傳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九也用得其當則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時行則與之偕行時極則與之偕極而无干時之愆是之謂善用夫剛者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羣龍即諸陽文是也无首謂時然則然各循乎天而无干時之愆也程河南曰乾之動无不時也又曰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然非用九則六爻无首之吉何自而見之不特此爾易上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易漢易傳

八

下二篇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用九實自乾來也凡一百九十二陰爻皆用六實自坤來也用有當否而吉凶從之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輔嗣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經曰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即乾以推他卦則元亨利貞之類乃具

體而微之彖辭也得吾夫子而後其義浸顯故釋彖之文通謂之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元也夫莫衆於萬物而所資以始者誰乎乾之元也乾以元德爲萬物之所資始而无一物之或吾捨焉則其大可知矣故以大哉贊之天者萬物之祖也然萬物之所以祖天者非祖天也祖元也天恃元故能祖物則元之大益可知矣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亨也謂乾既以元德始萬物而有德繼之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易漢易傳

九

也夫始萬物者乾元也生萬物者坤元也然使乾元知始物而已而生物之職則一付之坤吾无與焉則萬物既生之後亦未有能遂其生者矣故夫雲行雨施乾元之餘用也乾元有餘用故始物者我也育物者亦我也物得所育則遂其生矣品物流形則向之有始者今焉各有品目流動遷改得以極其高大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又即卦之初終與爻之用九以推明元亨之用也夫卦之初終

乃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不紊故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三之與時偕行上之與時偕極無非因時循理之謂也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乾元用九之道得矣故曰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釋利與貞也夫萬物由資始以至於流形而天道之

運行見於發育者舉无愆忒如此則變化之妙自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凡蒙生育者孰不各全其天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一

故自資始流形之後性有剛柔緩急之不齊命有長短大小之或異莫不各得其正不虧其全是之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保合大和謂網緼之氣所以始萬物者至此而不散離也程河南曰天地之道常久而已者保合大和也乃利貞者謂性命之既正大和之不虧所以利且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二語所以結一家之文也說卦曰乾爲首以其尊无與敵也故曰首出庶物又曰乾爲君以其命无不聽也

故曰萬國咸寧乾其是四德而萬物莫不服之也謂聖人之體乾也以德化爲元氣而萬民資此以生養以膏澤爲雲雨而萬民自我以生殖對時育物而无干時之愆存神過化而有妙物之道以民躋仁壽俗入陶甄則其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殆與天同尊矣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故經曰易者像也又曰彖者言乎其象也彖之所言者卦之象也彖所未言者又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一

大象盡之六爻之贊亦曰象易无非象故也程河南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隱顯无間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一日行一度一時周一方一歲徧八極終則有始其一日行一度一時周一方一歲徧八極終則有始其行不息如此其健也夫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也自然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爲君子何容心哉亦天而已矣故曰自彊不息以言自強則不息也猶之曰至誠无息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自

強也周公戒成王以无逸伊尹勉太甲以日新非自  
強也有以使之也雖然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烏知人之非天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  
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爻贊也古文易以此爻贊連於象文諸卦皆然不  
獨乾也漢儒鄭康成之徒散文贊於逐卦爻下獨此

乾卦存古文也後人遂有大象小象之說龍變化物  
也其所以潛而勿用者以陽德之在下位故也夫  
時乎出潛離隱則雖欲勿用得乎此見龍在田德施  
所以不得不普也然二德之施所以普者亦恃有五  
也若非應五則吾獨善之不暇如普何三與四在卦  
所謂中爻也中爻人道也終日乾乾或躍在淵求免  
乎人道之患而已矣故二爻俱有无咎之辭三在下  
卦之上有止義故曰反復道也以言往來皆乾造次

必於是也四在上卦之下有進義故曰進无咎也以  
言吾之位分未嘗敢離於此而進夫何咎也飛龍在  
天而曰大人造也造之一辭有以見聖人之功用與  
天同焉天何容心哉聖人亦何容心哉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而已矣故造之一辭見聖人之功用即天也  
而德施之普即付之二焉夫中正之位五是也而猶  
不已則亢而滿矣故盈不可久也天下之理所可久  
者中也猶之注水於器也中則正滿則覆此物之固  
然者有人焉而曰吾弗顧其覆也而注之不已焉此  
可久邪上九之亢蓋酌水於器而已而弗顧其覆  
之謂也故文謂之有悔而夫子謂之不可久也用九  
時中之謂也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  
飛三則與時偕行上則與時偕極昧夫此者非有不  
及時之失則有先時之過不及時狷者之爲也先時  
狂者之爲也凡易之道於狷者則吝之於狂者則戒  
其有悔不知有悔則凶矣故亢龍有悔則曰盈不可

久也用九則曰天德不可爲首也不可之一辭以言

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不智時之失特詳緩其辭

以善其戒所以待聖人者厚矣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卷二

宋 王宗傳 撰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諸卦有彖有象而乾坤則加以文言易之蘊在乾坤

故也乾之文言視坤又加詳焉坤效法於乾而乾者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

卷二

坤之倡故也四德六爻未易以一彖一象盡之故文  
言所以言彖象之未言也彖繹元亨利貞有及於萬  
物以言元亨利貞之在物也文言繹元亨利貞有及  
於君子以言元亨利貞之在我也以在我言之則元  
者此性之始也孟子曰性无不善稟受之初萬善咸  
備夫以萬善之多而咸備於一性之微方其初也雖  
其菁英未甚發見而生長於方寸之內者已紛紛焉  
肇其端矣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長生長也亨也者此

性之明也始生之性至此而明則衆美於焉而咸會矣謂菁英發見於此時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於元也利者此性之用也利宜也義亦宜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九卦論益亦曰益以興利蓋利於性者无過乎善害於性者莫大於過遷善而改過非善之所宜然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曰和云者不悖於義之謂也故孟子知此說故曰天下之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貞者此性之體也夫性得其正則推而見於事爲之際无適而不正其本在我故也夫元亨利貞其在我者如此孰能推而行之君子也故以君子繼之體仁足以長人則推吾此性之善能仁已而又能仁人也長人者吾知其體仁於己而已初无不仁之舉以害於人而人自長育於吾仁之中故曰足以長人若家至而長之則有不足者矣夫子語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是也嘉會足以合禮則此性之中衆美咸會而動容周旋之際雖非有意求合於禮自然與禮合矣不然則窘束促而无容與之態此非盛德者之事而不足以合禮矣利物足以和義說者多以義者刻制之具非利以和之徒義也此蘇明允之意也竊謂利物者順適物理而行之也君子盡吾此性之用順適物理則其於己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其於人也遇惡揚善以順天之休命如此則與義不悖矣故曰足以和義義者時措之宜也貞固足以幹事者夫貞則固不貞則不固也固則萬物不能搖物之所以不能我搖者以正勝之也在我之性以貞而固萬事膠擾於吾前而吾恢恢若運之掌矣所謂能定而後能應也故曰足以幹事張橫渠曰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夫天之與我以此性也惟君子爲能推而行之行此四德則天在我矣故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之隱也吾非无意於斯世也特其所守以天不以人故曰不易乎世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也吾非假隱以媒祿也何恤乎名之成不成故曰不成乎名謂晦其行不求聞於時也遯世而无悶窮亦樂也不見是而无悶舉世非之不加沮也梁鴻之隱作五噫

之歌賈誼之遷賦弔湘之文非无悶也无他其所養非龍德故也樂則行之見可而動也憂則違之知難而避也行違視天故也行違視天而不以人參焉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正九二正中之德也昔者夫子嘗有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九二之於庸言庸行但知謹信而止爾積而至於德博而化此中庸之至德也原其所以然則亦不忽於細微故也吾嘗論之矣正中之德无他事也如日必作夜必息暑必稀寒必裘順吾常而已矣吾常之不順則必作意於此作意於此則易弃矣非正中之德也邪者誠之賊也邪之

不閑不能存是誠也誠之不存善世不能不伐也善世不能不伐則累於心者未必決去也夫累於心者未能決去吾見其小耳何博之云吾見其有所繫矣何化之云若夫德博而化則天地之大即吾之德也天地之運即吾德之所不窮也原其初則亦自庸言庸行中出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所謂庸言庸行也孟子知此說而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初亦不外於可欲之善有諸已之

信夫子亦以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爲弟子者之職業以言舍是則不可與入德矣二與五均大人也宜无不同之德在五則德與位稱在二則位不足而德有餘也故曰君德也以言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顏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拳拳而弗失爲邦之間夫子告之以四代事業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董溪易傳

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於德業未嘗廢進修乾之三與四特曰進德修業者處惕或之地尤不可以舍是故也德何由進忠信所以進德也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既正且固則內有所主而德自此進矣業何由修修辭立其誠者所以修業也業修矣故可居夫兩言之則

曰忠信一言之則曰誠而已德與業非二事誠與忠信亦非二物也誠在內修辭以立之則形見於外上焉足以取信於君下焉足以取信於人君臣之間交孚而无疑則大臣之業可得而居有之矣太甲之三篇周公之鵠鵠此古之大臣修辭立誠以居業之實也知至至之此主進德而言也始焉知德之可至吾之進之必欲極其至也非知幾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幾也謂其知有可至之理故從而至之也知終終之此主居業而言也終焉知業之可終吾之居之必欲保其終也非能守義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存義也謂其知有可終之理故從而終之也程河南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終始也三在下卦之上故曰在上位猶未離乎下體也故曰在下位不驕不憂此學力也學力既至則知處上處下之道驕憂兩无而恐懼獨存焉故曰乾乾因其時而